

## 沉潜以克龙——评沈克龙的艺术

朱青生

最难凝固于漆艺磨成的抽象，在沈克龙激赏者看来，都是古风的涉事，而在我，总是以不合时宜当代艺术的眼光来对待，这种态度已经超出了欣赏，因为深谙对沈氏漆画对观太久则不免精神为之迷溺，稍有滞待，就会忘却自己的身份和立场，从而沉湎于深沉潜在的浓烈与滋润之中而不能自拔。

所谓“玩物丧志”从来就是对艺术不可言说之美丽的赞扬，而对人性的不辨德色的贬低，而吟咏玩味则是珍藏附加专制的心态，堪称得上“玩”其物者，或以为所谓“志”，本来就出自人生俗事根源，贪欲所系，所以自从汉代，就把漆艺磨成的抽象如此，艺术就有了山中之意。

何谓山中？沈氏的艺术有两个取向。第一个是古典取向，识者皆为高人，一袭古装，满胸沉郁，富收藏，精鉴赏，把玩漆器，心气直达物中，我对于那种古来漆器之典雅，只能观其相貌而不能辨其细密，难于置喙评说，只能远表敬畏之意。第二种是当代取向，我因而从解释抽象艺术的角度，则比较注意他的探索之作，如《汉赋》大牌，我曾数次独去前往观看，远望近察，引起感慨无边。黑红相间，黑形在边缘流泻，随意而成，又继之以精心打磨，阴翳的气韵，透过阳光的斜照，把一个心绪的变动，凝固成深厚的痕迹，心思流变，却能成为不朽。我不知道这个漆画还可以有什么用，因为它使人对之产生无限的深意，无用之用，可谓大也。即使我每天对着这幅，也会生发不尽的想象。因而才有山中白云，可自愉悦，不堪赠君之叹。

汉代漆器可谓盛也。漆器的规范定于黑红两色。黑者，是秦朝遗风，赤者，是汉家的色泽。汉初，朝中多议以土德上黄色以克压秦之水德上黑色，文帝用丞相张苍言，承秦色，外黑内红。后虽两次变异，终有高祖赤帝夜斩白蛇之兆，一片流红，始终汉家，于是，黑红相间，谓之汉赋，此可称还原历史之一段真实。

庙堂的改正朔、易服色，掩不住情性的忧烦。汉代早期从精神的归结上亦秉承先秦以来的神仙向往，祈求长生。始皇数临沧海，无非想要在蓬莱仙境取得不死之道，从而让自己的雄心与春梦永存。武帝步其后尘，只是对远方的蓬莱的向往已有动摇。所以才会长安左近甘泉宫内筑台室，由术士造作特别仪式，让梦变为可视，以艺术完成想象。不知何时，随着汉代的服色改变，神仙的向往，也缓缓地由东向西，指向昆仑，长生变成对西王母国域的期许，汉代出现了对神仙的另一种向往，这种向往不再去海中采得，而是往山中寄托，于是漆器的边饰成为山中的梦想。“山”最早在汉代漆器中透露端倪，就是所谓的云纹。“者”，学者多以为是鸟兽之意，推论是虎豹或其他想象中的怪兽。查《隋书》云，云纹中杂以百兽，可知云纹之非百兽之属。隋书虽唐代写成，但去汉未远。观汉之器，者山也，云山之中方有百兽，山中则更有自由的可能，自由就是超脱所谓的俗世之志，在博山炉中已有明证。日前英国学者罗森谈西方对中国汉代的影响，举波斯的神火上有山纹云气，视作中国博山的母本，而波斯神火上之形态，毕

竟不是氤氲之山中，此说或可与仙乡由东海蓬莱向西天昆仑转移相关与否？在中国西望，阻隔于眼前的则是昆仑，横空出世，阅尽人间春色。然而，从西方东观，伊朗高原恰在其东，使“伊甸”之园，正是对东方苏美尔不死之野想象的旨归。汉代一如同期之罗马，把自己的理想拔离现实的环境和体制，置放到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言和想象之中，无论是海上，还是山中。因此，我已经在九月会议提出一个动议，今后讨论这种问题不再以东、西方两分法来进行，而在其中加入一个中方，波斯曾在其中方，居于欧洲之东，中国之西，中方却是缥缈，具体如何，只是一个参数，任凭两端想象，共同构成一种云端，这就是山中。

而沈克龙的作品，正是把抽象感觉，凝固在《汉赋》这样的漆画之上，西望是为抽象绘画，东观竟是一品奇器，用抽象的概念解释，似乎不大精微，用书法的论点看待又觉居于言语，山中之意，难于表述，犹如一条文化之龙，世上无有，东西飞奔，在东曾为皇家之象征，在西则为圣徒抵抗之怪兽，龙之差异若此。然而其龙合而成礼，散而成章，使人无所适从，沈克龙以一漆而凝固于画，汉风因之沉潜，山中流淌出《汉赋》。

2011年10月7日星期五